

蕉窗日記  
西巖贅語  
幽夢續影

箴友言  
修慝餘編



11943

蕉  
窗  
日  
記

王  
豫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蕉窗日記（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 蕉窗日記卷一

清 丹徒王 豫應和撰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激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孝綽兄弟。古之鄙人也。其文淫。湘東王兄弟。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最可玩。言之邪正。心術關焉。故觀其文。可以知其人。

鄒南皋。馮少墟。講學都門。以言朝政談職掌爲戒。鹿乾嶽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學。聖賢爲無用之人矣。

文清曰。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張子曰。責己者常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先儒謂天下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不可無君臣之義。子於管仲及劉基。蹇義。夏原吉。諸公亦云。

魏敏果曰。仙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儒欲萬世之人。生生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學術邪正自明。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文成學主良知近偏。然其立身行己事君治民之道。毫不悖於孔孟。而陸清獻說其功業。比於一朝而獲十禽。過矣。湯文正與陸書。自是持平之論。

明代可配岳武穆者三人。于忠肅。盧忠肅。何忠誠。其盡忠報國之心。同一日星不滅也。

汪循謂程篋墩。若擺脫得勢利二字。便是第一流人。

儲文懿病亟。召友人王韋。顧璘。囑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言及家事。可謂忠孝君子矣。

胡文敬曰。人好閒散虛靜者。不入於老。定入於釋。好事功者。多入權謀。順理則無病。

子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

子朱子曰。學要常親細務。莫令心粗。王文成曰。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

陸宣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昔人云。每閒坐。思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魏敏果曰。還想古人至今尚在。何念不奮。

張邦奇爲提學。下教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雄鷄。吾且斥之。

顏子之克己。曾子之日省。學之法也。

余祐曰。程朱教人專以誠敬。入學者誠能去其不誠不敬。不患不至古人。

汪喬年爲吏。聽斷明決。無信宿弛擔。故諺有汪不解擔之語。

葉樹聲成進士。益刻苦講學。却輿馬。都人號曰走進士。

唐開元二年七月。下詔禁鑄佛寫經。

金貞元三年。以右丞張浩平章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永樂十二年。禁僧尼私創庵院。違者必誅。

林俊官雲南副使。毀淫祠三百六十區。以其材修葺學宮。真有功名教人。

寧可使子弟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俗人。蓋俗人開口。便是一團人欲。易得壞人。

魏敏果曰。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害。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則當輕身家。

楊忠介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挾冊以誦。視范文正之朝蠶暮鹽。抑又勤苦矣。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趙士諤令會稽。嘗詣劉忠介。念臺寢所。見幃帳百結。敝衾敗絮。他無有也。

蔡忠恪當太原城破。從容擇地。至三立祠。始自縊。古人臨危不苟如是。

任還生官望江教諭。攝縣事。流賊數萬突至。時城外龍家塘水滿。不可屯。賊撤民屋作排。浮至城下。任以破鍋沸人糞和油灑之。着賊身輒爛。入骨髓。賊又作木屋於排上。覆牛皮氈絮。以禦灰糞磚石。任又束荻蘆灌油作雉尾炬擲之。賊往排上者盡焚死。賊懼。始解去。任之有功江南如此。

君子之學養心。小人之學害心。

高士一變則爲異端。胡文敬此語煞有味。  
懶與私那能成事。

溫公不識蔡京。魏公不識秦檜。文文肅不識溫體仁。益見知人最難。

晉宋閒清談誤國。卞忠貞直是人豪。

盧忠肅文人耳。而戰必克者。德足以鼓士氣也。我朝于清端李文襄。庶其繼之。

錢塞庵與叔龍門書云。大學謂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姪請轉一語曰。好人所好。惡人所惡。是謂拂己之性。

又曰。願化功名爲道德。毋認富貴爲功名。

敬則心細。

敬則發用自不苟。

了翁受蔡京之薦。吾每惜之。

士不可一刻忘却恥字。

年力未衰。輒思引退。與年力既衰而猶貪戀榮祿者。皆負心也。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爲學從切實處下手。自不落空。

子朱子曰。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黃忠節蘊生曰。勿與庸人謀事。勿與俗人共事。

張忠定曰。廉不言貧。

顧端文曰。孟子齊人一章。是求字行狀。熊文端曰。載盈之一章。是竊字行狀。

小學是做人的樣子。范文正是做秀才的樣子。

盧忠肅移書戒子弟云。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勿妄。庭以內惴惴無華。庭以外卑謙自牧。

鄭南皋作仁文會。與同志講學。或曰。會非古也。鄭曰。羣居終日。宴游徵逐。古耶。

林間卿好賙貧乏。每曰。與其爲無益以求冥福。不若爲有益以濟生人。

宋文憲生平未嘗訐一人之短。

金幼孜卒。家人請。囑身後。恩曰。此君子所恥。

曹月川曰。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

陳恭愍按江西。僚屬過卑詔。公曰。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

劉嵩鄉試報捷。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

子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爲難。士以不自失爲貴。

朱恭靖聞居官以墨敗者。必掩面曰。此耳聞之過。焉有冠裳而盜跖者。

收放心是孟子教人第一着。

心才私便是放。

黃石公張子房之道。不出一私字。

曹月川曰。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熊文端曰。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乎此。

片言折獄。不事鞭撻。當學盛時望。

熊文端曰。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經。不如讀一章小學。

仁者如春風之被物。膏雨之潤物。故曰仁人之生理也。

錢芹自守甚高。郡守姚善聞其賢。迎置上坐。請質經義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出一簡示善。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道也。

仁者無敵。是絕大兵法。

顧端文曰。官箴穀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飽喫官計。

侈言風雅。王恭簡譏之。安矣。

呂叔簡曰。窮冠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高忠憲同善會講語三條。言近指遠。字字悚人。予與諸君子建同善堂。宣說講語以示教戒。

王文成拔本塞源論。陳文恭禽獸說。近日學人之良藥也。

## 蕉窗日記卷二

程純公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寧直毋媚。寧介毋通。寧恬毋競。

張明公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他人爲之。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魏敏果曰。理明而天地在。眉睫。況萬物乎。

顧寧人曰。巧召殺。伎召殺。客召殺。

湯默齋曰。薦賢不可示德。除奸不可示威。

熊文端曰。隨在隨時。皆可識仁體。程子觀雞雛。張子聽驢鳴。皆此意也。

胡文敬曰。難不貴苟免。功不貴倖成。

不獨爲利而仕不可。卽爲名亦不可。

俗儒之害在世道人心。與老佛等。

魏敏果曰。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易堂曰。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史檮臣曰。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鄭鄭受誣枉死。予謂鄭果有假亂語。令父杖母一事。則文文蕭倪文正。劉忠介何以哭泣於身後。黃忠端何以辯雪於生前。幾爲罹禍哉。沈文愨云。殺鄭者始終烏程一人。可稱史斷。

態文端曰。唐之郭汾陽。宋之曹魯公。明之徐中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陸清獻自箴云。到老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粗。

卞孚升戒友書云。人家兄弟多。性情苟不甚乖戾。斷不可取巧。使父母獨覺我好。一有此意。則天倫薄而家道乖矣。

史檮臣曰。事事順吾意而言者。此小人也。急宜遠之。

又曰。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士君子不可菲薄人爲不足教。

訓蒙之師。能與子弟講品行。此風化之原也。

張文端曰。守田者不饑。此一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

王伯厚云。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

君子是則是傲。

薛文清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文清曰爲政通下情爲急。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范蜀公不喜爲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自立矣。

熊勉庵曰不噴越訴只平平照常理斷。

又曰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卽奇策也。

又曰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

陸桴亭曰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

王伯之辨。

胡丈敬曰孔顏以下才莫高於明道才莫大於孟子愚謂才莫納於朱子熊文端曰孔子聖之至朱子儒之至。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唐文襄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胡文敬嘗言白沙學近禪悟定山詩止豪曠此風旣成爲害不細。

宋文憲臨財廉嘗大書其門曰寧以忍饑死不可苟利生。

夏忠靖扈從北巡帝取其橐糧嘗之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

薛文清致政歸途絕糧或以爲怨公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楊文貞年十二爲童子師。有鰥生攜書過館。色淒甚。問之曰。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與之。俾得束修養母。

胡端敏自著贊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益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本以終身。王都督信不營私產。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

薛遠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事吾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王文成中會試。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公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又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輕言則納侮。

又曰。德進則言自簡。

又曰。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

又曰。斯須苟且。卽非敬矣。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人倫明則禮樂興。

又曰。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又曰。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又曰。爲政以愛人爲本。此程子所以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歟。

又曰。古之樂正人心。後之樂蕩人心。

又曰。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又曰。人能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夸人矣。

又曰。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又曰。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又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諫君不可過激直。須心平氣和。始得以下事上之體。

輕議古人得失。大不易。

呂叔簡曰。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又曰。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才覺暢然。

程子言邵子之學。難以治天下國家。便是他放曠不可爲法。於天下惟修己以敬者。可以致篤恭而天下平。

胡文敬曰。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閒。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凡讀無益之書。皆是玩物喪志。

呂叔簡曰。名心盛者必作僞。

又曰。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又曰。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在小人下矣。

子朱子言呂夷簡爲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業。

胡文敬曰。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王安石之偏。嚴嵩之奸。同是讀書人。而卒禍天下者。趨向不正也。

胡文敬曰。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又曰。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又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又曰。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貴中道也。

又曰。才不稱。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又曰。志不可一日墜。心不可一時放。

又曰。春秋卽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薛收問仁。文中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問道曰：五常之一也。文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胡叔心以布衣證文敬，配食廟廷。士君子當思自立矣。

古今絕頂人物，爲子孝爲臣忠而已。

予與孚升不喜二氏說。里中居喪，亦有三數家化之。又苦奢靡僭越以吉禮治喪事。此心殊不安也。欲取家禮稍加節錄，損益變通以宜俗。其有從而和者，亦風俗人心之一助也。

予嘗語友人曰：子爲民牧，須宣講聖諭廣訓，并致王文成十家牌法，實心實力奉而行之，則民自安矣。官至宰輔，未嘗接一私書，收一私餽，交一私人。如塞庵者可師已。

教官職雖卑，實爲朝廷興教宣化之官，居之大不易也。

魏敏果嘗以詩屬王文簡評定。王一無所徇。魏以書謝云：於論文較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張文端英歸田後，誓不着緞衣，清德可法。

湯文正任潼關時，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嘗曰：教養二字，王道之本。

0380

